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坡志林
第三卷 異事下 技術 四民 女妾 賊盜 夷狄

異事下

朱炎學禪

芝上人言：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，久之，忽於《楞嚴經》若有所得者。問講僧義江曰：「此身死後，此心何住？」江云：「此身未死，此心何住？」炎良久以偈答曰：「四大不須先後覺，六根還向用時空。難將語默呈師也，只在尋常語默中。」師可之。炎後竟坐化，真廟時人也。

故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

契嵩禪師常曠，人未嘗見其笑；海月慧辨師常喜，人未嘗見其怒。予在錢塘，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。嵩既茶毗，火不能壞，益薪熾火，有終不壞者五。海月比葬，面如生，且微笑。乃知二人以曠喜作佛事也。世人視身如金玉，不旋踵為糞土，至人反是。予是以知一切法以愛故壞，以捨故常在，豈不然哉！予遷嶺南，始識南華重辨長老，語終日，知其有道也。予自嶺南還，則辨已寂久矣。過南華弔其眾，問塔墓所在，曰：「我師昔有壽塔南華之東數里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，既七百餘日矣，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，發而歸之壽塔。改棺易衣，舉體如生，衣皆鮮芳，眾乃大愧服。」東坡居士曰：辨視身為何物，棄之屍陀林，以飼烏鳶何有，安以壽塔為？明公知辨者，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。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，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，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。

塚中棄兒吸蟾氣

富彥國在青社，河北大飢，民爭歸之。有夫婦襁負一子，未幾，迫於飢困，不能皆全，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。歲定歸鄉，過此塚，欲收其骨，則兒尚活，肥健愈於未棄時，見父母，匍匐來就。視塚中空無有，惟有一竅滑易，如蛇鼠出入，有大蟾蜍如車輪，氣咻咻然，出穴中。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，故能不食而健。自爾遂不食，年六七歲，肌膚如玉。其父抱兒來京師，以示小兒醫張荊筐。張曰：「物之有氣者能蟄，燕蛇蝦蟆之類是也。能蟄則能不食，不食則壽，此千歲蝦蟆也。決不當與藥，若聽其不食不娶，長必得道。」父喜，攜去，今不知所在。張與餘言，蓋嘉祐六年也。

石普見奴為祟

石普好殺人，以殺為娛，未嘗知暫悔也。醉中縛一奴，使其指使投之汴河，指使哀而縱之。既醒而悔，指使畏其暴，不敢以實告。居久之，普病，見奴為祟，自以必死。指使呼奴示之，祟不復出，普亦愈。

陳昱被冥吏誤追

今年三月，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，云：初見壁有孔，有人自孔擲一物，至地化為人，乃其亡姊也。攜其手自孔中出，曰：「冥吏追汝，使我先。」見吏在旁，昏黑如夜，極望有明處，空有橋，榜曰「會明」。人皆用泥錢，橋極高，有行橋上者。姊曰：「此生天也。」昱行橋下，然猶有在下者，或為烏鵲所啄。姊曰：「此網捕者也。」又見一橋，曰「陽明」，人皆用紙錢。有吏坐曹十餘人，以狀及紙錢至者，吏輒刻除之，如抽貫然。已而見冥官，則陳襄述古也。問昱何故殺乳母，昱曰：「無之。」呼乳母至，血被面，抱嬰兒，熟視昱曰：「非此人也，乃門下吏陳周。」官遂放昱還，曰：「路遠，當給竹馬。」又使諸曹檢己籍，曹示之，年六十九，官左班殿直。曰：「以平生不燒香，故不甚壽。」又曰：「吾輩更此一報，即不同矣。」意謂當超也。昱還，道見追陳周往。既蘇，周果死。

記異

有道士講經茅山，聽者數百人。中講，有自外人者，長大肥黑，大罵曰：「道士奴！天正熱，聚眾造妖何為？」道士起謝曰：「居山養徒，資用乏，不得不爾。」罵者怒少解，曰：「須錢不難，何至作此！」乃取釜灶杵臼之類，得百餘斤，以少藥鍛之，皆為銀，乃去。後數年，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，鬚髮如雪，騎白驢，此人腰插一驢鞭從其後。道士遙望叩頭，欲從之。此人指老道士，且搖手作驚畏狀，去如飛，少頃即不見。

豬母佛

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，俗謂之「豬母佛」，雲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，化為泉，有二鯉魚在泉中，云：「蓋豬龍也。」蜀人謂牝豬為母，而立佛堂其上，故以名之。泉出石上，深不及二尺，大旱不竭，而二鯉莫有見者。餘一日偶見之，以告妻兄王願，願深疑，意餘之誕也。餘亦不平其見疑，因與願禱於泉上曰：「餘若不誕者，魚當復見。」已而二鯉復出，願大驚，再拜謝罪而去。此地應為靈異。青神文及者，以父病求醫，夜過其側，有鬚而負琴者邀至室，及辭以父病，不可留，而其人苦留之，欲曉乃遣去。行未數里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，赫然未冷也，否則及亦未免耳。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，青神二十五里。

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

黃州岐亭有王翊者，家富而好善。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，幾死，見翊而號，翊救之得免。明日偶至水邊，見一鹿為獵人所得，已中幾鎗。翊發悟，以數千贖之。鹿隨翊起居，未嘗一步捨翊。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，一日，有村婦林中見一桃，過熟而絕大，獨在木杪，乃取而食之。翊適見，大驚。婦人食已棄其核，翊取而剖之，得雄黃一塊如桃仁，及嚼而吞之，甚甘美。自是斷葷肉，齋居一食，不復殺生，亦可謂異事也。

徐則不傳晉王廣道

東海徐則隱居天台，絕粒養性。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：「汝年出八十，當為王者師，然後得道。」晉王廣聞其名，往召之。則謂門人曰：「吾年八十來召我，徐君之言信矣。」遂詣揚州。王請受道法，辭以時日不利。後數日而死，支體如生，道路皆見其徒步歸，云：「得放還山。」至舊居，取經書分遺弟子，乃去。既而喪至。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，義不為煬帝所污，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。徐君之言，蓋聊以避禍，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？不然，煬帝之行，鬼所唾也，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！

先夫人不許發藏

昔吾先君夫人不僦宅於眉，為紗穀行。一日，二婢子髮帛，足陷於地。視之，深數尺，有大甕覆以烏木板，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。甕有物如人咳聲，凡一年乃已，人以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。夫人之姪之問者，聞之欲發焉。會吾遷居，之間遂僦此宅，掘丈

餘，不見窺所在。其後某官於岐下，所居大柳下，雪方尺不積；雪晴，地墳起數寸。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，欲發之。亡妻崇德君曰：「使吾先姑在，必不發也。」軾愧而止。

太白山舊封公爵

吾昔為扶風從事，歲大旱，問父老境內可禱者，云：「太白山至靈，自昔有禱無不應。近歲向傳師少師為守，奏封山神為濟民侯，自此禱不驗，亦莫測其故。」吾方思之，偶取《唐會要》看，云：「天寶十四年，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，遣使取之而獲，詔封山神為靈應公。」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，即告太守遣使禱之，若應，當奏乞復公爵，且以瓶取水歸郡。水未至，風霧相纏，旗幡飛舞，髣髴若有所見。遂大雨三日，歲大熟。吾作奏檢具言其狀，詔封明應公。吾復為文記之，且修其廟。祀之日，有白鼠長尺餘，歷酒饌上，嗅而不食。父老云：「龍也。」是歲嘉祐七年。

記范蜀公遺事

李方叔言：范蜀公將薨數日，鬚髮皆變蒼，鬱然如畫也。公平生虛心養氣，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，故發於外耶？然范氏多四乳，固與人異，公又立德如此，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，蓋有不可知者也。元符四年四月五日。

記張愨子

黃州故縣張愨子，行止如狂人，見人輒罵云：「放火賊！」稍知書，見紙輒書鄭谷雪詩。人使力作，終日不辭。時從人乞，予之錢，不受。冬夏一布褐，三十年不易，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。其實如此，至於土人所言，則甚異者，蓋不可知也。

記女仙

予頃在都下，有傳太白詩者，其略曰：「朝披夢澤雲。」又云：「笠釣清茫茫。」此非世人語也，蓋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。神仙之道，真不可以意度。紹聖元年九月，過廣州，訪崇道大師何德順。有神僊降於其室，自言女僊也。賦詩立成，有超逸絕塵語。或以其託於箕帚，如世所謂「紫姑神」者疑之。然味其言，非紫姑所能至。有人入獄鬼、群鳥獸者託於箕帚，豈足怪哉；崇道好事喜客，多與賢士大夫為游，其必有以致之也哉？

池魚湧起

眉州人任達為餘言：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，沿池磚甃，四週皆屋舍，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，日加長。一日天晴無雷，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，魚皆湧起，羊角而上，不知所往。達云：「舊說不以神守，則為蛟龍所取，此殆是爾。」餘以為蛟龍必因風雨，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，日有騰拔之念，精神不衰，久而自達，理自然爾。

孫抃見異人

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，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，至華陰，大雪，天未明，過華山下。有牌堠云「毛女峰」者，見一老姥坐堠下，鬢如雪而無寒色。時道上未有行者，不知其所從來，雪中亦無足跡。孫與宋相去數百步，宋先過之，亦怪其異，而莫之顧。孫獨留連與語，有數百錢掛鞍，盡與之。既追及宋，道其事。宋悔，復還求之，已無所見。是歲，孫第三人及第，而宋老死無成。此事蜀人多知之者。

修身曆

子由言：有一人死而復生，問冥官如何修身，可以免罪？答曰：「子宜置一卷曆，晝日之所為，莫夜必記之，但不記者，是不可言不可作也。無事靜坐，便覺一日似兩日，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，得至七十，便是百四十歲。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！既無反惡，又省藥錢。此方人人收得，但苦無好湯使，多嚙不下。」晁無咎言：司馬溫公有言：「吾無過人者，但平生所為，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。」予亦記前輩有詩曰：「怕人知事莫萌心。」皆至言，可終身守之。

技術

醫生

近世醫官仇鼎，療癰腫為當時第一，鼎死，未有繼者。今張君宜所能，殆不減鼎。然鼎性行不甚純淑，世或畏之。今張君用心平和，專以救人為事，殆過於鼎遠矣。元豐七年四月七日。

論醫和語

男子之生也覆，女子之生也仰，其死於水也亦然。男子內陽而外陰，女子反是。故《易》曰「《坤》至柔而動也剛」，《書》曰「沈潛剛克」，世之達者，蓋如此也。秦醫和曰：「天有六氣，淫為六疾：陽淫熱疾，陰淫寒疾，風淫末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。夫女陽物而晦時，故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。」女為蠱惑，世之知者眾，其為陽物而內熱，雖良醫未之言也。五勞七傷，皆熱中而蒸，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，皆熱之所生也。醫和之語，吾當表而出之。讀《左氏》，書此。

記與歐公語

歐陽文忠公嘗言：有患疾者，醫問其得疾之由，曰：「乘船遇風，驚而得之。」醫取多年拖牙為拖工手汗所漬處，刮末，雜丹砂、茯苓之流，飲之而愈。今《本草注·別藥性論》云：「止汗，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。」文忠因言：「醫以意用藥多此比，初似兒戲，然或有驗，殆未易致詰也。」予因謂公：「以筆墨燒灰飲學者，當治昏惰耶？推此而廣之，則飲伯夷之盪水，可以療貪；食比乾之餒餘，可以已佞；舐樊噲之盾，可以治怯；鯢西子之珥，可以療惡疾矣。」公遂大笑。元祐六年閏八月十七日，舟行入潁州界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，偶記一時談笑之語，聊復識之。

參寥求醫

龐安常為醫，不志於利，得善書古畫，喜輒不自勝。九江湖道士頗得其術，與予用藥，無以酬之，為作行草數紙而已，且告之曰：「此安常故事，不可廢也。」參寥子病，求醫於胡，自度無錢，且不善書畫，求予甚急。予戲之曰：「子粲、可、皎、徹之徒，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？」龐、胡二君與吾輩游，不曰「索我於枯魚之肆」矣。

王元龍治大風方

王旂元龍言：「錢子飛有治大風方，極驗，常以施人。一日夢人自云：『天使已以此病人，君違天怒，若施不已，君當得此病，藥不能愈。』子飛懼，遂不施。」僕以為天之所病，不可療耶，則藥不應服有效；藥有效者，則是天不能病。當是病之祟，畏

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。晉侯之病，為二豎子，李子豫赤丸，亦先見於夢，蓋有或使之者。子飛不察，為鬼所齋。若餘則不然，苟病者得愈，願代受其苦。家有一方，能下腹中穢惡，在黃州試之，病良已。今後當常以施人。

延年術

自省事以來，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，如趙抱一、徐登、張元夢，皆近百歲，然竟死，與常人無異。及來黃州，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，公卿尊師之者甚眾，然卒亦病，死時中風搖擗。但實能黃白，有餘藥金皆入官。不知世果無異人耶？抑有而人不見，此等舉非耶？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，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，而好事者緣飾之耶？

單驤孫兆

蜀人單驤者，舉進士不第，顧以醫聞。其術雖本於《難經》、《素問》，而別出新意，往往巧發奇中，然未能十全也。仁宗皇帝不豫，詔孫兆與驤入侍，有問，賞賚不貲。已而大漸，二子皆坐誅，賴皇太后仁聖，察其非罪，坐廢數年。今驤為朝官，而兆已死矣。予來黃州，鄰邑人龐安常者，亦以醫聞，其術大類驤，而加之以鍼術絕妙。然患聾，自不能愈，而愈人之病如神。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？驤、安常皆不以賄謝為急，又頗博物，通古今，此所以過人也。元豐五年三月，予偶患左手腫，安常一鍼而愈，聊為記之。

僧相歐陽公

歐陽文忠公嘗語：「少時有僧相我：『耳白於面，名滿天下；脣不著齒，無事得謗。』其言頗驗。」耳白於面，則眾所共見，脣不著齒，餘亦不敢問公，不知其何如也。

記真君籤

沖妙先生季君思聰所製觀妙法象，居士以憂患之餘，稽首洗心，歸命真寂，自惟塵緣深重，恐此志未遂，敢以籤卜，得吳真君第三籤，云：「平生常無患，見善其何樂。執心既堅固，見善勤修學。」敬再拜受教，書《莊子·養生》一篇，致自厲之意，不敢廢墜，真聖驗之。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一日，東坡居士南遷過虔，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，拜九天使者堂下，觀之妙象，實同此言。

信道智法說

東坡居士遷於海南，憂患之餘，戊寅九月晦，遊天慶觀，謁北極真聖，探靈籤，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。其辭曰：「道以信為合，法以智為先。二者不離析，壽命不得延。」覽之竦然，若有所得，書而藏之，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。軾恭書：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人者，子思則曰：「自誠明謂之性」，此之謂也。孟子曰：「執中無權，由執一也。」法而不智，則天下之死法也。道不患不知，患不凝；法不患不立，患不活。以信合道，則道凝；以智先法，則法活。道凝而法活，雖度世可也，況延壽乎？

記筮卦

戊寅十月五日，以久不得子由書，憂不去心，以《周易》筮之。遇《渙》之三爻，《初六》變《中孚》，其繇曰：「用拯馬壯吉。」《中孚》之《九二》變為《益》，其繇曰：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」《益》之《初六》變為《家人》，其繇曰：「益之，用凶事，無咎。有孚中行，告公用圭。」《家人》之繇曰：「《家人》利女貞。」象曰：「風自火出，《家人》。君子以言有物，而行有恒也。」吾考此卦極精詳，口以授過，又書而藏之。

費孝先卦影

至和二年，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，云：近遊青城山，訪老人村，壞其一竹牀。孝先謝不敏，且欲償其直。老人笑曰：「子視其下字云：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，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。成壞自有數，子何以償為！」孝先知其異，乃留師事之，老人受以《易》軌革卦影之術，前此未知有此學者。後五六年，孝先致富。今死矣，然四方治其學者，所在而有，皆自託於孝先，真偽不可知也。聊復記之，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。

記天心正法咒

王君善書符，行天心正法，為裡人療疾驅邪。僕嘗傳此咒法，當以傳王君。其辭曰：「汝是已死我，我是未死汝。汝若不吾崇，吾亦不汝苦。」

辨五星聚東井

天上失星，崔浩乃云：「當出東井」，已而果然，所謂「億則屢中」者耶？漢十月，五星聚東井，金、水嘗附日不遠；而十月，日在箕、尾，此浩所以疑其妄。以餘度之，十月為正，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。八月而得七月節，則日猶在翼、軫間，則金、水聚於井亦不甚遠。方是時，沛公未得天下，甘、石何意諂之？浩之說，未足信也。

四民

論貧士

俗傳書生入官庫，見錢不識。或怪而問之，生曰：「固知其為錢，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。」予偶讀淵明《歸去來詞》云：「幼稚盈室，瓶無儲粟。」乃知俗傳信而有徵。使瓶有儲粟，亦甚微矣，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？《馬後紀》：夫人見大練以為異物；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，細思之皆一理也，聊為好事者一笑。永叔常言：「孟郊詩：『鬢邊雖有絲，不堪織寒衣』，縱使堪織，能得多少？」

梁賈說

梁民有賈於南者，七年而後返。茹杏實海藻，呼吸山川之秀，飲泉之香，食土之潔，泠泠風氣，如在其左右，朔易弦化，磨去風溜，望之蝸蟻然，蓋項領也。倦游以歸，顧視形影，日有德色，徜徉舊都，躊躇顧乎四鄰，意都之人與鄰之人，十九莫己若也。入其閭，登其堂，視其妻，反驚以走：「是何怪耶？」妻勞之，則曰：「何關於汝！」饋之漿，則憤不飲；舉案而餉之，則憤不食；與之語，則向牆而欬歎；披巾櫛而視之，則唾而不顧。謂其妻曰：「若何足以當我？亟去之！」妻俛而作，仰而歎曰：「聞之：居富貴者不易糟糠，有姬妾者不棄憔悴。子以無瘿歸，我以有瘿逐。嗚呼，瘿邪！非妾婦之罪也！」妻竟出。於是賈歸家三年，鄉之人憎其行，不與婚。而土地風氣，蒸變其毛脈，啜菽飲水，動搖其肌膚，前之醜稍稍復故。於是還其室，敬相待如初。君子謂是行也，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。居士曰：貧易主，貴易交，不常其所守，茲名教之罪人，而不知學術者，蹈而不知恥也。交戰乎利害之場，而相勝於是非之境，往往以忠臣為敵國，孝子為格虜，前後紛紜，何獨梁賈哉！

梁工說

梁工治丹灶有日矣。或有自三峰來，持淮南王書，欲授枕中奇秘坎離生養之法，陰陽九六之數，子女南北之位，或黃或白，生生而不窮，以是強兵，以是緒餘以博施濟眾。而其始也，密室為場，空地為爐，外燼山木之上煮天一，壞父鼎母，養以既濟，風火網緼，而瓦礫化生。方士未畢其說，工悅之，然以為盡之矣。退試其術，逾月破灶，而黃金已芽矣。於是謝方士，方士曰：「子得予之方，未得究其良，知其一不知其二。餘弗邀利於子，後日不成，不以相仇，則子之惠也。」工重謝之曰：「若之術殫於是矣，予固知之矣，豈若愚我者哉！」遂歌《驪駒》以遣送之。束書在於腰，長揖而去。工日治其訣，更增益劑量，其貪婪無厭。童東山之木，汲西江之水，夜火屬月魄，晝火屬日光，操之彌勤，而其術愈疏，為之不已。而其費滋甚，牛馬銷於鉛汞，室廬盡於鉗鎚，券土田，質妻子，蕭條縹緲，而其效不進。至老以死，終不悟。君子曰：術之不慎，學之不至者然也，非師之罪也。居士曰：朽牆畫墁，天下之賤工，而莫不有師。問之不下，思之不熟，與無師同。其師之不至，朽牆畫墁之不若也。不至，則欺其中，亦以欺其外。欺其中者己窮，欺外者人窮。如梁工蓋自窮，亦安能窮人哉！

女妾

賈氏五不可

晉武帝欲為太子娶婦，衛瓘曰：「賈氏有五不可：青、黑、短、妒而無子。」竟為群臣所譽，娶之，竟以亡晉。婦人黑白美惡，人人知之，而愛其子，欲為娶婦，且使多子者，人人同也。然至其惑於眾口，則顛倒錯繆如此。俚語曰：「證龜成鱉」，此未足怪也。以此觀之，當云「證龜成蛇」。小人之移人也，使龜蛇易位，而況邪正之在其心，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！

賈婆婆薦昌朝

溫成皇后乳母賈氏，宮中謂之賈婆婆。賈昌朝連結之，謂之姑姑。臺諫論其姦，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。近侍有進對者曰：「近日臺諫言事，虛實相半，如賈姑姑事，豈有是哉！」上默然久之，曰：「賈氏實曾薦昌朝。」非吾仁宗盛德，豈肯以實語臣下耶！

石崇家婢

王敦至石崇家如廁，脫故著新，意色不作。廁中婢曰：「此客必能作賊也。」此婢能知人，而崇乃令執事廁中，殆是無所知也。

賊盜

盜不劫幸秀才酒

幸思順，金陵老儒也。皇祐中，沽酒江州，人無賢愚，皆喜之。時劫江賊方熾，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，偶與思順往來相善，思順以酒十壺餉之。已而被劫於蘄、黃間，群盜飲此酒，驚曰：「此幸秀才酒邪？」官人識其意，即給曰：「僕與幸秀才親舊。」賊相顧歎曰：「吾儔何為劫幸老所親哉！」斂所劫還之，且戒曰：「見幸慎勿言。」思順年七十二，日行二百里，盛夏曝日中不渴，蓋嘗啖物而不飲水雲。

樑上君子

近日頗多賊，兩夜皆來入吾室。吾近護魏王葬，得數千緡，略已散去，此樑上君子當是不知耳。

夷狄

曹瑋語王巖元昊為中國患

天聖中，曹瑋以節鎮定州。王巖為三司副使，疏決河北囚徒，至定州。瑋謂巖曰：「君相甚貴，當為樞密使。然吾昔為秦州，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，課所獲多少為賞罰，時將以此殺人。其子元昊年十三，諫曰：『吾本以羊馬為國，今反以資中原，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，適足以驕惰吾民，今又欲以此戮人。茶綵日增，羊馬日減，吾國其削乎！』乃止不戮。吾聞而異之，使人圖其形，信奇偉。若德明死，此子必為中國患，其當君之為樞密時乎？盍自今學兵講邊事？」巖雖受教，蓋亦未必信也。其後巖與張觀、陳執中在樞府，元昊反，楊義上書論土兵事，上問三人，皆不知，遂皆罷之。巖之孫為子由婿，故知之。

高麗

昨日見泗州陳敦固道言：「胡孫作人狀，折旋俯仰中度，細觀之，其相侮慢也甚矣。人言『弄胡孫』，不知為胡孫所弄！」其言頗有理，故為記之。又見淮東提舉黃實言：「見奉使高麗人言：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，夷人皆坼壞，使露胎素，使者甚不樂。夷云：非敢慢也，恐北虜有覘者以為真爾。」由此觀之，高麗所得吾賜物，北虜皆分之矣。而或者不察，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，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北虜，豈不誤哉！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，官吏妓樂，紛然郊外，而椎髻獸面，睚眦船中。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，故並記之。

高麗公案

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，見王伯虎炳之言：「昔為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，見高麗公案。始因張誠一使契丹，於虜帳中見高麗人，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，歸而奏之，先帝始有招徠之意。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，親書劄子乞招致，遂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。」天下知非極，而不知罪公弼。如誠一，蓋不足道也。